

活葉文選

第 24 號

〔美帝國主義細菌戰罪行調查團〕  
關於美帝國主義在朝鮮撒佈  
細菌罪行調查報告書

前　　言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美國侵略者在朝鮮開始了大規模的細菌戰。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外務相朴憲永於二月二十二日發表了抗議美國侵略者進行細菌戰的聲明。我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周恩來於二月二十四日發表了支持朝鮮外務相抗議美國政府進行細菌戰的聲明。但美國侵略者不但沒有停止細菌戰，反而變本加厲地將細菌戰一直延伸到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東北境內。我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周恩來又於三月八日發表了嚴重抗議美國政府使用細菌武器屠殺中國人民和侵犯中國領空的聲明。但直到本報告書起草時止，美國侵略者不但沒有停止細菌戰，反而更擴大範圍地加緊進行細菌戰。迄三月三十一日止的不完全統計，美國侵略者在朝鮮全境撒下昆蟲和各種毒物共達八百零四次，撒佈的地域不但在軍事前線，而且遍及城市、工廠、

農村的非武裝居民的廣大地域。而對我國境內，美國侵略者所撒佈的帶有病菌病毒的昆蟲，竟由東北擴大到青島及其他地方。

美國政府一面擴大進行細菌戰，一面對其在朝鮮和中國進行細菌戰的暴行矢口否認。美國政府和美國新聞機關同時進行各種抵賴的宣傳，散佈謠言，企圖將其進行細菌戰的罪行稱為「朝鮮和中國境內的天然瘟疫」。

美國政府無視國際公法約束，無視人道，無視世界人民公正與論，悍然進行細菌戰的暴行，引起了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義憤。

中國紅十字會總會、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中華全國總工會、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總會、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中華醫學會、各民主黨派、宗教界、以及文藝工作者、新聞工作者，在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的發起之下，組成了美帝國主義細菌戰罪行調查團，赴東北和朝鮮各地進行美國侵略者細菌戰罪行的徹底調查，並將調查結果在全世界愛好和平人士面前公佈出來。

調查團包括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基督教界的代表，以及昆蟲學、細菌學、寄生蟲學、立克次體學、病毒學、病理學、臨床醫學、流行病學、公共衛生學、化學、生物學、農學及獸醫學的各方面專家。在專家當中，魏曠與劉緯通二人曾在抗日戰爭時在滇緬戰場上得到過美國軍隊的「榮譽勳章」，這兩位專家在親自證實美國侵略者進行細菌戰的罪行之後，認為佩帶細菌戰罪魁美國政府所頒發的「勳章」是自己的恥辱，已將「勳章」繳給中國人民保衛

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聽憑處理。

調查團的專家包括：

臨床醫學：

李宗恩 中國協和醫學院院長、熱帶病學專家

方石珊 中華醫學會總幹事、內科專家

宮乃泉 上海醫學院院長、外科專家

嚴仁英 北京大學醫學院婦產科副教授、婦幼衛生專家

細菌學：

魏 嶽 大連醫學院細菌學系主任教授

謝少文 中國協和醫學院細菌學系主任教授

楊叔雅 醫學科學院研究員、細菌學專家

謝知母 醫學科學院研究員、細菌學專家

劉維通 醫學科學院研究員、立克次體學專家

郭成周 醫學科學院研究員、細菌學專家

沈鼎鴻 醫學科學院研究員、細菌學專家

方 亮 北京大學醫學院細菌學科副教授

程知義 醫學科學院副研究員、細菌學專家

昆蟲學：

劉崇樂 北京農業大學昆蟲學系主任教授

何 琦 大連醫學院生物學系主任教授、昆蟲學專家

柳支英 浙江大學農學院教授、昆蟲學專家

流行病學：

嚴鏡清 北京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主任、流行病學專家

俞換文 醫學科學院流行病學系主任

何觀清 中國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副教授、流行病學專家

朱 脉 北京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系講師、流行病學專家

病理學：

嚴家貴 上海醫學院病理學系副教授

寄生蟲學：

吳 光 醫學科學院寄生蟲學系主任

趙振聲 北京大學醫學院寄生蟲學系副教授

包鼎丞 上海醫學院寄生蟲學系副教授

獸醫學：

程紹迦 獸醫學專家

房曉文 獸醫細菌學專家

毒物化學：

楊恩宇 中央衛生科學研究院研究員、生物化學專家

俞永祥 醫學科學院藥學研究系助理研究員、毒物學專家

其他科學：

曾昭淵 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副主席

張景鍊 北京大學植物學系主任

周建人 生物學專家

楊顯東 農學專家

沈其益 北京農業大學植物病理學教授

調查團於三月十五日由北京出發，抵達瀋陽後將一部分人員組成

了一個分團，在東北各地進行調查。東北分團於四月一日完成調查工作，並於四月三日發表了〔美帝國主義細菌戰罪行調查團東北分團關於美帝國主義在中國東北地區撒佈細菌罪行調查報告書〕。

調查團於三月二十日到達朝鮮基地之後，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保健省、中國人民志願軍衛生部及中國人民志願防疫檢驗隊取得聯繫，研究了美國政府在朝鮮散佈昆蟲及其他動物與物品的材料，並對中國人民志願防疫檢驗隊所做種種實驗及所得結果，作了深入的了解與覆查。檢驗隊在前方及基地建立了一連串的檢驗站，配備有完備的設備和文獻，進行了對於細菌、病理、昆蟲、化學、及其他醫學等各方面的檢驗。經過調查團的詳細考察及反覆討論，我們認為檢驗隊的專家以熟練的技能和高度的積極性所得出的檢驗結果及其所作出的結論，是完全可靠的。調查團除留下一部分參加檢驗隊的覆查工作之外，又分成兩個小隊，出發到元山一帶和三八線中部的附近作了重點調查，訪問了人證和搜集了各種物證。四月三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保健省代表，朝鮮人民軍代表，中國人民志願軍各部隊的代表，及目睹美國飛機撒佈昆蟲，目睹美國砲兵發射昆蟲彈或毒氣彈的人證都來到基地和調查團全體團員舉行座談，各人證並回答了調查團的詢問。在這期間，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捕獲了美軍俘虜及美國侵略者空降下來的刺探細菌戰效果的特務，供出了美國政府進行細菌戰的無可抵賴的事實。四月五日，調查團全體團員訪問了平壤。感謝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保健省的全力協助，調查團深入地了解了朝鮮政府方面所掌握的各種材料。調查團與朝鮮保健省代表，醫學專家，及防疫人員充分交換了所得材料，並聽取了平壤市親自目睹美國飛機

撒佈昆蟲的人證的報告。調查團在朝鮮期間，訪問了一百五十多名人證，目睹了一千一百六十五件物證。重要人證的證明，美國俘虜的自願證明，及捕獲的特務的口供，進行了錄音；人證及美國政府所使用的各種昆蟲容器、砲彈、昆蟲彈、和所投下的各種昆蟲毒物，進行了拍照；中國人民志願防疫檢驗隊所進行的檢驗工作已拍攝成爲記錄電影。

根據這幾方面的材料與檢驗結果，調查團認定美國政府利用飛機、砲彈及其他方法散佈大量帶有病菌的昆蟲及其他毒物，證據已經十分確鑿。對美國所撒佈的昆蟲及毒物的檢驗結果，到現在爲止已經肯定的有鼠疫、霍亂、傷寒、副傷寒、痢疾等致病細菌。我們也有材料證明美國侵略者在使用着炭疽桿菌及其他病原體。事實證明，美國政府是企圖利用上述手段，在朝鮮造成人工性的瘟疫，來大量殺害朝鮮人民及中朝部隊，並企圖大量毒害朝鮮的牲畜和損害農作物。

美國政府任何無恥抵賴，絕不能推翻下文列舉的各個事實。

茲將調查團調查材料及專家檢驗結果報告如下：

## 第一章 美國侵略者散佈昆蟲及其他動物與物品的證據

### 一 散佈的方法

美國侵略者散佈昆蟲、動物及其他物品，主要是利用飛機，在前線亦兼用砲發射。飛機散佈的最主要方法，是用噴霧法，將昆蟲直接

噴射下來。作這樣散佈時，美國飛機多作低空飛行，或俯衝噴射。較大動物及鳥類，以及零星物品，也往往是從飛機直接投下。關於這種散佈方法，我們可以舉出下列幾個例子：

甲、二月十一日中午十二時四十分，中國人民志願軍戰士李清祥等親眼看到美國P 51型戰鬥機三架，在鐵原郡馬場面乃文里附近，於三百公尺左右的低空噴下花蠅、黑跳蟲、橫翅蟲等昆蟲，撒佈在東西十公里、南北五公里的雪地上，而且大量出現在背陰的地方。當時溫度在攝氏表零下四度，撒下的許多花蠅，不久就凍死。還有原來撒在背陰的地方沒有死的，後來才慢慢向陽飛去。

乙、三月九日下午二時許，中國人民志願軍某部戰士張安常等在文川郡川內面發現美國飛機兩架從西北飛來，盤旋一週。後邊一架俯衝下來投下兩個黑團，一團落到西面山坡，一團落到東面山坡。美國飛機飛走以後，衛生員康克明領着張安常等十一人去找，並未找到黑團，却在黑團落處發現大量的花蠅及其他昆蟲。

丙、四月二日中午十一時四十分，本團有六位同志及英國工人日報記者阿蘭·魏寧頓在某地親見美國飛機飛過，投下大批樹葉及橫翅蟲，落滿他們的身上。

除噴霧法以外，美國侵略者還從飛機投下過幾類裝有昆蟲的炸彈或容器。其中一類最常見的，是四格的昆蟲彈。這種炸彈長一百三十七公分（連彈尾），直徑三十六·四公分，由兩半構成，裏面分成四格，彈殼用鋼皮製成，厚只○·一五公分，炸開後分成完整的兩半。這樣的彈殼，美軍曾用以散傳單。但是近來揀到的這種炸彈，落下後附近並沒有傳單，周圍却發現有許多昆蟲。這種炸彈彈皮外面却寫有

「空的」(EMPTY)字樣。關於美軍投下此種昆蟲彈，可舉下列一個例子：

三月二十六日上午八時，有美國飛機一架，在寧遠郡寧遠面馬上里上空盤旋，志願軍某部助理軍醫韓魯濤親眼看見該機俯衝，投下兩彈。一彈落在馬上里，有五寸深的彈坑；另一彈落在寧遠面文谷里，距前一彈約二千二百公尺。兩彈均炸成兩半，每彈各造成約長二百公尺、寬一百公尺的昆蟲（主要為橫翅蟲）密集地帶。平均密度為每平方公里一百多隻，以彈坑內為最密，炸開的彈壳裏還有昆蟲正向外爬。

對於四格昆蟲彈的使用，美國侵略者曾經狡辯著說，那不過是一種宣傳品炸彈。但據本年四月五日美聯社報道，美國衆議院撥款小組委員會主席霍克斯，在聽取了美國化學兵團司令布倫的秘密作證以後，公開對報界說：[他（指布倫）說，在敵人領土上散播細菌的工具是簡單的，這種裝備現在部隊已有充分儲存……如目前用以投擲宣傳傳媒的容器]。

第二類美國飛機多次投下的昆蟲彈，是作紙筒形狀，頂上連有一個小的降落傘，下端裝置有定時引信。屬於這類的昆蟲彈，大同小異的，已發現有三種。其中一種紙筒特別厚的（筒長三十六公分，直徑十三公分，厚一公分），美國侵略者為着進行欺騙，還將其標明為「帶傘照明彈」。實際上此彈的紙筒較重，傘又特別小（張開約成五十五公分見方，比普通美軍所投照明彈上帶有之降落傘要小三十倍左右），絕不可能維持它長時間飄在空中。同時這種彈的底端炸掉後，裏面的紙一點也沒有燃燒過的痕跡，因此絕不可能是照明彈。三月二十

六日，志願軍某部戰士文家臣在江東郡明文里，拾得美國飛機空投的此類紙筒，附近有許多搖蚊。

第三類空投的容器，裏面發現有昆蟲的，是一種小圓筒形狀的鋼絲網籠，金屬製成，長十公分，直徑六公分，表面有六行小孔，外面及兩端均蒙有一層細銅絲網，一端有一洞。這顯然是一種裝老鼠、跳蚤及其他昆蟲的容器。三月二十七日，美國飛機在博川郡龍西面星里山地上空盤旋後，投下此類容器，戰士李正財發現裏面有大量跳蚤等昆蟲。

第四類是特種材料製成的飛機炸彈。美國飛機，曾不止一次投下輕金屬彈殼的炸彈（例如三月十四日在金川郡兎山面杏亭里瓦岱洞投下的）及淡綠色塑膠彈殼的炸彈（例如二月二十八日及三月二十六日在鐵原郡光大岱投下的），炸後在彈皮四周都發現有很多蒼蠅及其他昆蟲。另外還有一種綠色塑膠彈，頂上一節為輕金屬製成，大小約如手榴彈，炸開如石榴狀。

第五類昆蟲容器是一種外形略似有柄的手榴彈的昆蟲彈。三月五日晚八時，志願軍某部文化教員祁登紳，在金化郡任南面錦川里，親眼看見美國飛機一架，由西南飛向東北，投下一彈，當時未炸。第二天上午十時，他和炊事班人員忽見落彈處冒起一股青黑色煙並發出嗤嗤的響聲。煙過後，他們看到很多指甲蓋大的蜘蛛正從彈壳裏向四面爬出。該彈直徑約三公分，長約九公分，是輕金屬製成；彈頭約兩個拳頭大，皮薄，裏面又有蘋果大的薄鐵彈皮，兩層金屬彈皮中間有個鐵盤，炸後彈頭像花瓣似地裂開。

美國侵略者還用各式各樣的方法，投下昆蟲、動物及各種物品。

三月十日早晨七時半，志願軍某部梁如海親見美國飛機一架在昌道里以東直城里東南山上空投下牛皮紙包，寬長各一尺多。紙包落地摔破後，裏面爬出很多黑紅色蜘蛛，面積寬達四十多公尺，長五十多公尺。最多的地方，在五平方公尺以內有幾千個蜘蛛。包上有「7140 0」字樣。

美國侵略者爲着散佈鼠疫，曾用飛機投下老鼠。二月二十日上午四時志願軍某部哨兵黃勝昌，在寧邊郡球場附近藍田車站，親見美國飛機一架，在車站上空盤旋投下一物，着地未炸，前去察看，發現一隻長方形的綠色木箱，長約半公尺，四邊有許多小孔。箱落地已摔破，靠近箱板有一死老鼠。三月十六日上午十時，志願軍某部文化教員鄧德智，在遂安郡平院里桂花洞附近，親見美國飛機投下許多白色物體，隨即發現地上落有二十一個約十兩重的棉花包，裏面有老鼠屎。

最後美國侵略者還屢次投下經過真空冷凍乾燥方法抽乾的含菌蛋白質物體。例如：三月九日下午二時三十分，美國野馬式戰鬥機兩架，在江原道文川郡郡內面梨洞上空，向下俯衝一次，但未掃射也無炸彈聲。當時志願軍某部飼養班副班長李發堂覺得奇怪，就跑出去看，見到雪地上有很多昆蟲。後經衛生所副所長李慶華檢查，發現雪地上有白色粘性物體，中間凹陷，大小不等，形狀略似去黃的半個雞蛋。大者直徑三公分，重約十克左右，裏面並有一百多個黑跳蟲。當此白色粘性物體撒下時，將雪打成約三公分左右的凹窩，有一個還落在樹枝上。此種粘性物體，見水或雪很快就化成液體。

美國侵略者除用飛機散佈毒蟲、毒物以外，也用砲發射昆蟲砲彈。例如二月二十七日，美軍在金化附近前線，用排砲轟擊我方陣地，

其中少數砲彈炸聲微小。射擊停止後，即發現五處彈着點集有蒼蠅、蜘蛛等。三月六日晚九時三刻，美軍在金化某處高地，發射砲彈數發。在炸開的鋼質彈片裏發現附有昆蟲十餘隻。美軍砲兵所發砲彈，根據中國人民志願軍前方部隊檢得的彈片，除普通高爆藥砲彈及毒氣彈（這兩類都是以鋼作彈壳）外，並有用輕金屬製成的彈壳，用深綠色塑膠製成的彈壳，以及一端用輕金屬下接深綠色塑膠的彈壳。從這些不習見的彈壳質料，彈片附近發現有昆蟲，炸聲之輕微，可以證明這些砲彈都是用來發射昆蟲及其他動物。

## 二 散佈的昆蟲、動物及其他物品

美國侵略者散佈的東西，從數量上說，以昆蟲佔主要地位。昆蟲當中，又以花蠅（黑蠅）最為常見。這是很自然的，因為蠅子很容易帶病菌；同時又最容易大量地用人爲方法於短期內培養出來。此外散佈的昆蟲，主要有黑跳蟲（雪蚤）、積翅蟲（即石蠅、俗稱飛螞蟻）、搖蚊等。昆蟲以外，美國侵略者還投下有蜘蛛及扁蟲。投下的較大動物主要爲老鼠，其利用鼠蚤來散佈鼠疫菌的企圖，是很顯然的。此外有魚、鳥類、兔子、蛇、死豬等。植物方面，投下有樹葉、樹枝、豆稈、豆莢等，美國侵略者還投下有帶毒的棉花、鷄毛、藥品、食品及其他物品。

## 三 散佈的地區

美國侵略者在朝鮮散佈昆蟲及其他毒物，從今年一月二十八日起才被發覺。當日散佈昆蟲的地區，戶外溫度在攝氏零下十九度，自然

界不可能有大量的各種昆蟲突然出現。從那時起，到三月三十一日止，美國侵略者散佈昆蟲及投下其他動物與物品，據不完全的統計，已有八百零四次之多。其在地面上造成的昆蟲密度，有時高達每平方公尺一千多隻。散佈地區，遍及朝鮮七十個都市，主要集中在接近前綫的地帶，後方重要城市及交通綫。由此可見美國侵略者進行細菌戰，是有周密計劃的。

## 第二章 美國侵略者散佈 鼠疫桿菌的證據

朝鮮多年來沒有鼠疫。美國海軍部印發的朝鮮流行病的報告也肯定的說，朝鮮多年沒有鼠疫。

在沒有鼠疫發現的朝鮮，美國侵略者竟用鼠疫這樣的危險傳染病來做為戰爭的工具，用飛機投下帶有鼠疫病菌的老鼠及跳蚤，企圖引起鼠疫的流行來大量的殺害人類，以達到其侵略的目的。

在美國侵略者從空中投放老鼠地區，我們已發現受鼠疫桿菌傳染的老鼠多隻。經過了細菌學及免疫學的詳細化驗檢查，用塗片染色、細菌培養、血清反應、動物接種及病理切片方法，證明這些老鼠帶有鼠疫桿菌。

在上述同一地區，我們也發現鼠疫病人，從這些病人採取了痰及血液的標本，對患者屍體做了病理解剖，經過細菌學、免疫學及病理學的詳盡檢查，用塗片染色、細菌培養、血清反應、動物接種及病理

切片方法，證明這些病人也同樣是感染了鼠疫桿菌的患者。

上述鼠疫病人，其症狀發展是非常急劇的，驟然發作，病情經過短促，多數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即死亡。患者身體表面的淋巴腺，雖稍有腫大，但並不顯著，而在血液、內臟及痰內發現鼠疫桿菌。這些病例的檢查結果，證明是敗血型鼠疫。

鼠疫一般地是在夏季溫暖季節開始發生與流行的。這次朝鮮鼠疫却發生在攝氏零度以下的寒冷季節。因此，就更進一步的說明，這些鼠疫病人的發生是人為的，是美國侵略者直接造成的。

上面所說鼠疫病人與病鼠是在遠離中國邊境的地方發現的。由該地區向北，一直到我國邊境沒有鼠疫。在我國東北與朝鮮相毗鄰的各省已經數年來沒有鼠疫。鼠疫是只能沿着交通線傳播，它不能做長距離的飛躍式傳播。

這再一次證明，朝鮮當前發現的鼠疫，是美國侵略者細菌戰所造成的。

### 第三章 美國侵略者散佈 霍亂弧菌的證據

平壤市於一九五二年三月六日發生第一個真性霍亂病人，患者名韓相國，男，六十八歲，住平壤市中區南門里。經採取緊急防疫措施，制止了霍亂的繼續傳播。

美國飛機會於三月四日夜間空襲平壤，在韓相國的住宅區上空飛

過。三月五日早晨，韓相國起床後發現住宅院內及門口街上，還有白霜的地面上有許多蠅類及若干白色紙包。他將紙包打開發現裏面有蠅類，隨即將蠅類及紙包掃除。韓相國於三月六日夜間突然發病，上吐下瀉，以後腹瀉加劇，大便呈米湯狀，經治療無效，於三月八日死亡。

這個病人的大便，經過了細菌學及免疫學的詳細檢查，並將屍體做了病理解剖。大便內發現有大量的活動的弧菌，革蘭氏染色法呈陰性。將大便接種於蛋白胨水，經過培養後，有薄膜形成，蛋白胨水內有同樣弧菌。

菌種對於霍亂免疫血清呈陽性凝集反應，凝集價為三千二百倍。柏氏溶菌試驗 (Pfeifferreaction) 為陽性。菌種能將明膠液化，在糖類分解試驗中，能發酵麥芽糖、葡萄糖、蔗糖及甘露醇，不產氣。屍體解剖發現了嚴重的脫水及急性中毒現象，沒有其他重要病變。在屍體的小腸內也分離出來與上述完全相同的經細菌學免疫學方法證實的霍亂弧菌，而沒有發現沙門氏屬細菌。因之，這個病人的死亡原因，可以完全肯定是真性霍亂。

朝鮮不是霍亂發源地，沒有傳染中心。過去在朝鮮流行過的霍亂，都是從外邊傳播進去的，最後一次是在一九四六年七月由美國船舶傳到釜山，再由釜山傳播到朝鮮各地。從一九四七年起及以後幾年中，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轄區內，沒有發生過霍亂。

從霍亂發生的季節來看，過去在朝鮮流行的霍亂，多在八、九、十月，而這次平壤市霍亂却發生在天氣還相當寒冷的三月初旬。

根據以上事實，這次平壤市真性霍亂的發生，可以完全肯定，是

人爲的，是美國飛機撒放帶有霍亂病菌的蠅類所引起的，是美國侵略者施用細菌武器所造成的。

## 第四章 美國侵略者散佈其他消化系傳染病病菌的證據

美國侵略者施用細菌戰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除了撒佈鼠疫和霍亂病菌外，它並利用昆蟲、小魚、棉花及其它許多東西，投下各種傳染病菌，企圖造成消化系傳染病的流行。中國人民志願防疫檢驗隊對上述各物進行了周密的檢驗，包括：（一）菌的活動力的觀察，（二）革蘭氏染色，（三）生化反應（包括葡萄糖、乳糖、麥芽糖、甘露醇的發酵和醣基質產活力），（四）定量免疫血清凝集反應，（五）噬菌體噬菌作用，證實了美國侵略者這種企圖。僅舉下列幾個例子，就可以說明美國侵略者撒佈消化系病菌的事實：

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美國飛機在汝川郡嶺底里投下一批花蠅。經檢驗得出結果，斷定這批花蠅帶有傷寒桿菌。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美國飛機在漁川里投下一批花蠅。經檢驗得出結果，斷定這批花蠅帶有沙門氏菌屬乙羣桿菌。

一九五二年三月七日美國飛機在朔寧西南某高地投下的棉花，經檢驗得出結果，斷定這些棉花帶有沙門氏菌屬乙羣桿菌。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日，美國飛機在大同郡泥坪洞投在一山坡及乾稻田上許多一寸半長的新鮮小魚，經解剖將內臟收出作了檢驗，得出

結果，斷定這些小魚帶有志賀氏赤痢桿菌。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美國飛機在上八里、上十里坪村投下一批黑跳蟲（霍亂），經檢驗得出結果，斷定這批黑跳蟲帶有志賀氏副赤痢桿菌。

各種大量的昆蟲，魚類及其他物件，從其出現的各方面情況看來，已充分的證明是美國侵略者有計劃投下的。在這些昆蟲、魚類及棉花中發現各種消化系病菌，更加說明了美國侵略者，是想利用水源、食物為媒介製造消化系傳染病的流行。

## 第五章 美國侵略者散佈炭疽桿菌的證據

根據朝鮮和中國的獸醫專家提供的牲畜傳染病的材料，二月二十八日美國飛機在球場地區投下蠅子、老鼠及帶菌的昆蟲和物品，三月，在該地區突然發生了馬牛豬的急性傳染病，這些得病的牲畜，根據該檢驗機關的報告，其生前主要症狀為呼吸促迫、疝痛、胸前及後喉部腫脹，其死後病變為天然孔出血，血液凝固不良，脾臟特別腫大。檢查血液，均發現炭疽桿菌。

## 第六章 美國侵略者散佈毒害農作物的 帶菌樹葉及豆莢的證據

中國人民志願軍某部副政治指導員孫志堅，於三月二十日下午一

時，看見美國佩刀式噴氣飛機四架，在平安北道定州郡高安面延豐里上空盤旋，丟下一個黑團，在離地面約三百公尺上空即散開為一大片樹葉，慢慢落下，佈滿當地稻田及房屋四週。除樹葉之外，還有豆稈豆莢。其散佈面積寬達二百公尺，長四、五百公尺，每平方公尺約有樹葉十五六片，豆莢，豆稈兩三個不等。

檢驗結果斷定：豆莢上有大豆紫斑病菌（*Cercospora So Jina*或*Cerosparina Kikuchii*）。這種病菌有高度傳染性，能留在豆莢上數年不死，在大豆生長期間，隨時可以產生多量孢子，廣為傳佈。受病大豆的種籽重則毀壞，輕的也長出嚴重的紫褐色斑，產量會因而大大減低。

## 第七章 美軍俘虜及空降特務的供詞

由朝鮮前線捕獲的美軍俘虜所自願提供的證明，也證實了美國政府在朝鮮進行細菌戰的事實。

美國政府進行細菌戰，是嚴守秘密的。可是，美國軍隊的士兵對這件事，早有所聞，並且傳播得很廣了。同時，美國政府對其在朝鮮的部隊，接種了一些〔因軍事秘密而不能公開〕的疫苗，來給自己的部隊預防被自己親手撒佈的病菌、病毒的感染。

為中國人民志願軍俘獲的美軍四十五師一七九團G連上等兵達林·夏普斯（Darling P. Shipes）（軍號一四三八四四九一）供稱：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星期六傍晚，我在日本札幌湯街等候汽車、聽到若干個一七九團的兵士在談話。其中一個說：『聽說我們